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野叟曝言
第六十八回 十六妾奉先生烏龜臉面 三百鞭貞婦強盜心肝

三歌姬及丫鬟忙去攙扶叫喚，救醒轉來。歌姬看他頭額，不過擦破油皮，忙把汗巾包好，自去勸說。這裡養娘、丫鬟，那顧杏綃死活，鬧烘烘的，打到十五姨娘房中，放在大床之上。十五姨打發出去，叫丫鬟關上房門，點起大蠟，煎好參湯，自己褪下衣褲，爬上床來，把素臣緊緊搗抱，嘴對嘴的吻著，貼胸而睡，只不敢便來揣捏那話。素臣細看十五姨，相貌端好，年紀尚少，卻像那裡見過一般。因聽著杏綃說是又全心愛之人，除非騙好了他，托他轉求，或有生路。又想：他既是又全心愛，如何肯替我轉求？況據那些女子說來，都像是調養我的，就有交媾之事；枉尋直尺，既不可為，兼且得其歡心，亦愈不肯放我了！但他既要吃我之精，怎又把姬妾與我交媾，至向來被他吸精之人，是怎樣結局？都要先問個明白。若非假與歡愛，怎肯吐露真言？正在輪轉，那十五姨娘問道：「先生貴處？是幾時到此的？心裡可是明白？可能說話？」素臣道：「小子吳鐵口，家住江西，前日方到此處。心裡雖是明白，只是渾身癱軟，不能動抬。奶奶聲口，好似浙江，尊姓貴庚，俱要請教？」十五姨娘道：「奴家姓隨，原住在浙江江頭，今年十九歲了。」

素臣猛然想起，急問道：「奶奶莫非是何大娘的姑娘麼？」十五姨娘搖手，指著外邊，素臣不敢再問。那十五姨娘細看素臣，低聲問道：「先生莫非姓文？怎又說是江西人？」素臣低聲答道：「我實是吳江文素臣，方才說的姓名住處，都是隨口捏造的。」隨氏道：「如此說來，是奴家的恩人了！此時丫鬟在外，打發他們去睡了，才好細說。」素臣點點頭。不一會，丫鬟遞上參湯，隨氏含送與素臣吃完，吩咐丫鬟：「自去睡，等這先生安息一會，明日起來，煎好參湯、桂圓湯伺候，這天也差不多要天亮了。」丫鬟答應出去。

人靜以後，隨氏道：「奴家受恩人大恩，無從補報；恩人有甚說話，只顧說與奴家知道。」素臣道：「我家有老母，如今落此阱中，死多生少；倘能設法放我出去，便感你不盡了！」隨氏道：「此地四面高牆，鳥飛難入，法度利害，僮僕畏懼，奴家如何能設法放出？只好探聽俺爺消息，報知恩人，隨機應變，可以解救恩人之處，刻刻留心便了。」素臣道：「奶奶是那年進府？令兄、令嫂現在何處？李爺專吸陽精，自非一日，向來被吸之人，後來如何結局？現在交與奶奶調養，可有甚淫搽之事？到幾日後，再要吸取陽精？求奶奶逐細說知。」隨氏道：「那年恩人殺死頭陀，贈我家銀錢，哥哥回來，就搬到江南海州，開了一個糧食店兒，頗可度日。俺爺家私巨萬，各處海口大店，都有領他本錢的。一日，船泊海州，到一布店中去盤帳，偶然看見奴家，就叫人來撮合，用三百兩銀子，把奴娶來。哥嫂得了聘金，生意愈盛。俺爺有師父韋半仙，是龍虎山道士，傳授俺爺食精之術，說是補足先天，便可長生不老。故此吩咐心腹家人，在對門開著飯店，不圖賺錢，只要人多。飯店門簷之下，多擺尿桶，正對著大門東邊門樓。樓上窗雖常閉不開，卻有幾個玻璃眼，常派著歌姬上去窺看，見有陽道魁偉、精神壯旺的，就騙進府中。常時不過叫人把興龍酒灌醉，令歌姬們扶入澡室，在追龍湯內洗澡，起來吸他的精吃，吸精以後用鎖龍丸把參湯灌服，救醒轉來，仍交與引進的歌姬領去調養。三兩天後，等那人睜得開眼，說得出話，便把一丸墜龍丸給他吃下，令他手足癱軟，不能行動，每日叫歌姬與他調笑取樂，流動他的精氣。十日半月，等那人精神好些，便又照前吸取。以前的人，有吸了三回就死的，有吸了五六回才死的，從沒有吸七八回的人。此番因杏綃說恩人，不特陽道魁偉，精神壯盛異常，一回小解解至半時，把一滿桶雪化得淨盡。俺爺知是異人，故特特的自己陪侍，並交給奴家調養。奴家不肯，俺爺說這樣仙人，得和他睡宿，就過了仙氣。你不過怕人說笑，我叫各姨都與他交合一遍，一則流動他的陽精，二則堵他們的嘴便是了。」素臣著慌道：「如此說來，是斷無生路的了。且請問既要吸精，又許與人交合，這精如何積得起來呢？」隨氏道：「那一丸鎖龍丸便把精都鎖住，任憑交合，不會泄出。直待興龍酒、追龍湯一通，才得流通。」素臣道：「既不泄出，又要交合則甚？」隨氏道：「若不交合，興不能發，週身陽精不能總聚到一處來，所吸有限，就沒甚補益。未經吸取之人，陽精本足，吸取容易，到吸取一兩遍，是亡本的人了，雖有參藥補益，十日半月如何養得起來？全靠歌姬們伴著頑耍，揉挪敵啞，引動情興，不論白日黑夜，陽物一舉，便即盡情交媾，使那零零碎碎週身骨節中的精氣，都漸漸積聚到腎中來，然後方可吸取。所以吸收到幾遍的，便致喪命。俺爺說恩人是個異人，要搜出遍身中精氣，不是專靠著一個人引動得的。夜間專派奴家承值，日間要叫各位姨娘來赤身伏侍，輪流舐啞，百般戲狎，盡力交媾哩！」素臣嚇得兩淚交流道：「休說吸得後來定是一死；只這青天白日，赤條條的許多女人，妝出諸般醜態，舐啞交媾，不羞死，也氣死了！奶奶怎樣可憐我，設法一救呢？」隨氏沉吟道：「停會待奴家先去探聽家爺口氣，看著風帆，說進話去，說恩人是個異人，該商量久遠之計，若叫許多人輪流交媾，把那週身精氣，一時追出，倘或三回五回傷了性命，豈不可惜？只該調笑取樂，引動情興，不致冷靜寂寞，逐日加用些補益之物，再放寬些日子，等待精神長旺，方行吸取，留得青山，怕沒柴燒？這才是久遠之計，只好騙他寬緩下去，再作計較，此外更無別法。」素臣尋思：若得寬緩下去，精神一足，他便攔我不住！只是說的墜龍丸，能使手足癱軟，這就是絕著了！因道：「且寬緩下去，是極好的了！只是蒙奶奶垂憐，為我設法，就是我的恩人，怎敢褻玩恩人？這樣貼身擁抱？至那墜龍丸，能使手足不能行動，豈不成了廢人？即使逃得出命，不能為國家出力，亦與死無異矣！尚望恩人設法一救！」隨氏道：「家爺現今奴伏事恩人，若不貼身擁抱被人看破，奴家性命不保，恩人亦萬無解救矣。至那墜龍丸，自必交給奴家灌服，本可瞞得過去；但他有一種驗法，萬難假說，如何是好？」素臣問：「如何驗法？」隨氏道：「服藥之後，隔了一日，兩肩及兩膀上，俱現一團青色，水洗不下，如生成一般，這是他要親驗的。」素臣喜道：「這便有救了！恩人看我面色，是真是假？用水擦洗，可脫得下顏色來？」隨氏道：「奴便想那年看見恩人，不是這金黃面色，難道是假的嗎？」素臣道：「就是那頭陀包內的藥丸，用唾調搽，就是天生一般，擦洗不下。現有青藥，在纏袋之內，如沒拿進來，定在杏綃房中。」隨氏道：「明日一早，就叫丫鬟去取來。」因用舌舐濕素臣之面，將手指細細揩擦，真如天生，歡喜不盡。兩人說著話，天已大亮，丫鬟們進房，撤燭掃地，送上人參桂圓湯。隨氏哺與素臣吃過。叫眾丫鬟把衣服解開相看，指著一個道：「大桃，你身上還白淨，上床來，好好的擁抱著先生，我要去見爺說話哩！」素臣慌忙搖著頭，隨氏道：「先生還脫不得陰氣，怕孤飛陽散了，不是當耍的。」一面坐起穿衣，一面吩咐丫鬟到杏綃房中去取衣褲纏袋等物，大桃喜孜孜的卸脫衣褲，鑽進被中擁抱素臣。隨氏急急梳洗，自到裡邊去了。大桃卻不比隨氏，把素臣渾身摩撫，住那話百般揣捏，親嘴啞舌，好不肉麻。素臣甚是厭惡，因怕有變頭，只得忍受。不一時，衣褲纏袋等物俱已取到，丫鬟把鞋放在床前，其餘都安放裡床。另外一包人參，一小罐瓊玉膏放在桌上，向大桃道：「桃姐才是飛來的天鵝，可憐杏綃，一雙眼哭得腫在那裡。」

真是天落饑頭，狗的造化。」把被猛的一揭，道：「你看那樣捏法，怕不捏壞了，你就沒命哩！」大桃道：「悄沒聲兒，那不是爺的聲氣，快蓋好了。」丫鬟忙把被曳好，隨氏已跟著又全進房。又全一眼看見大桃，喝道：「狗，你有這福分嗎？十五姐，快去換他下來！」因向素臣舉手道：「先生，不為禮了。先生竟是呂祖再生，承賜仙精，使我脫胎換骨。方才小妾進言，正合學生之意。不瞞先生說，從前用過精的人，未免有傷生之事。今因先生之精，迥異尋常，正要終身請教，豈肯但顧目前？方才與小妾說過，三日以內，只叫他伏侍。三日以後，輪派別姬來替先生散心。總俟先生精神復舊，再求尊惠，決不敢造次急驟，妨礙先生。先生已有令郎，不憂無後，若家中缺少用度，都是學生承管。先生可以安心住下，享受溫柔之福。這小妾與第九妾腰間之物，要算作兩件活寶。此人則緊暖香乾，無美不備。第九妾則花心能開合吞吐，交媾時有無窮妙處，將來先生試用自知。我不惜此二寶以奉承先生，先生亦何惜仙精而不以補益學生？總之，除了賤內，其餘姬妾、丫鬟、銀錢、玩好皆與先生共之，學生與先生結一個生死之交、忘形之友便了。」素臣本能言語，故作衰憊之狀，但把頭點，不敢答應。又全吩咐隨氏道：「先生眼目雖清，神氣尚弱，脫不得人，你須日夜持抱，休令丫鬟們替代。三日之內，只可溫養，三日之外，方可研擦也，不可怠惰造次，妨礙先生也。」說罷自去。

隨氏夜間被又全蹂躪，後半夜又與素臣說多了話，甚是倦乏，抱著素臣沉沉睡去。素臣暗想：日子雖寬緩下些，只是如何脫身？左思右想，毫無計策。忽然想著道：「我精於數學，向來專重於理，故丟置腦後；如今事在危急，怎不起一數以決之？」因忽聽地炕內，火炭爆響，作念：地下有火，雖是明夷之象，然炭本是木爆，有雷象，當作復卦占之。七日來復，大約七日之外，可以脫身。雷出地中，當奮迅而起，我這弱質，如何奮迅？我以一陽處五陰之下，孤危極矣！卻喜木能剋土，月建木旺，又值陽起開泰之時，現在卯時，亦屬幫扶；卯為日象，卦屬離陰，孤陽忽脫群陰，恐致飛越，賴這離陰涵戀，反轉卦來，便成象，主有陰人救拔。我記得到店是二月十六，隔了一日，是十八進來的，今日是十八了，以七數計之，當在二十六日。水木長生在亥，其應當在亥時，可以脫禍。陰人莫非應在隨氏身上？但他是弱質，豈足當壯旺之離陰？腹中正在輪轉，卻見外邊送進湯藥，丫鬟叫醒隨氏，遞上藥丸，並一盞香茶。隨氏接藥一看，即向素臣點頭示意，把手拈藥，虛作放入口中之勢，便遞上茶湯。素臣會意，故作咽藥之狀，汨的一聲，將茶嚥下。丫鬟接盞下去。隨氏把藥弄碎，乘著沒人，吹散滿地。丫鬟送上參粥早膳，隨氏哺食已畢，素臣疲乏睡去。隨氏想著：又全兇惡，如伴虎狼；倘得調理恩人健旺，他本事若肯帶我出去，收為妾媵，豈不跳出火坑？隨氏正在胡思亂想，丫鬟忽報：「九姨娘來了。」九姨娘推簾而進，坐上床沿，連聲恭喜。隨氏紅著臉道：「這是爺吩咐著，不敢違拗。怪刺刺的大白日抱著驀生人睡覺，可不慚愧？」九姨娘道：「怎說這作孽話，爺說這先生是仙人哩！你與仙人同睡，便不是凡人。」一手把下身的被兒揭開，拿著素臣陽物，向隨氏牝戶中亂塞，道：「爺叫你溫養著他，怎還放在外邊？」隨氏忙用手推開道：「姐姐怎樣囉嗶？」九姨娘道：「怎只伴著他睡覺，不替他擺弄？睡到一年也不中用濟事。他失陽之後，全靠著咱們的陰氣凝戀，陰精涵養，怎反說是囉嗶？你嫌他綿軟嗎？咱來替他擺弄，管情一會子就有效驗。」於是俯下身去，把陽物緊緊含住，將十指在柄上搓挪輪捏。素臣被兩人說話驚醒，聽他說話，見他作為，羞恚非常。卻因手足無力，又怕惹起禍端，只得任他侮弄。覺得那舌頭裏轉龜頭，酸癢難當，舌尖舔啞龜眼，酥麻無比，隨氏赤身坐起，那陽物漸漸展放，連連伸挺，生怕直舉起來，日期就不能寬緩。心內著急，卻因他是又全最寵之人，舐啞揉弄又是每日當行之事，不敢攔阻，心頭突突的跳，眼睛睜睜的看，只見玉莖上筋脈脹起，登時胖大。隨氏著急非常，卻見九姨娘兩頰扇動，骨都骨都的咽個不住，隨氏顧不得面情，喊道：「這是爺吃的東西，怎倒你吃起來？」把九姨娘頭頸一搯，那陽物突了出來，龜眼裡一股清水，向著帳頂上直衝上去，如珠子一般倒濺下來，濺了九姨娘滿頭滿臉，九姨娘道：「這是尿。」

說不及一句話，也不顧頭臉上淋的尿濕，慌忙把嘴含緊，咽個不住。有頓飯時候，才得溺完咽止，那陽物便淹的縮小下去。隨氏放心道：「姐姐你怎吃起尿來？」九姨娘坐起身，在袖裡掏出一條汗巾，抹了頭臉，把胸口抹了一會，方說道：「教會了你才是姐兒的造化哩！爺說先生精異樣好吃，奴還不大相信，如今吃著這尿，才知爺的話真。別是尿是鹹的，先生這尿香，而且甜，武夷茶、薔薇露有這好味嗎？你過後嘗著才知道。怎就變面變嘴，動手動腳起來！」隨氏道：「奴只認是精，怕爺知道才推開你來。」九姨娘道：「爺有鎖龍丸，給他吃下，離了興龍酒、追龍湯，還有精吸得出來嗎？奴知道是尿，才敢吃哩！」隨氏笑道：「姐姐還吃過誰的尿來，說是鹹的。」九姨娘臉上紅了一紅，說道：「便是爺的尿，還有誰來！也是一日大冷天，要小解，奴怕冒了風，說替你吃了吧。那知是鹹的，怪不好吃。怎如這先生的香甜有味。這會子滿肚溫暖，渾身舒暢，誰要吃人參湯桂圓湯呢？這先生定是一日撒一回尿，才有這許多。杏綉是昨日這時候在門樓上看他撒尿的，管情明日也是這時候，妹妹你若懶待吃，咱就再來，感你的情兒。」隨氏道：「奴是不敢吃，專等姐姐來受用吧。」九姨娘謝了又謝，歡天喜地的去了。素臣歎口氣道：「天下有這等女人！」隨氏道：「他是狐狸精轉世，迷住了爺，大白日裡幹事總不避人的。」當夜，素臣將一丸青藥搽在肩膀四週。次日，又全進來驗過，方才放心。以後素臣之尿，俱是九娘吞咽。轉眼三日已過，隨氏扶起素臣，靠坐在床。又全派下大二三四五五位姨娘來與素臣調笑。早膳以後，齊到床前相見。素臣看去，年紀都在二十以外，二十五六以內，相貌都在五七分之間，一般的穿珠插翠、抹嘴描眉，嫵娜身材，妖嬈體態。只有一個雅淡裝梳，一面忿容，身分莊重，退縮不前。隨氏上前相叫，挨排坐下。大姨娘開口道：「爺叫俺們來給這先生散心頑耍，俺們由淺入深，逐漸的做去。先說個村笑話兒，要引笑先生。次唱曲兒，要風流有趣，引動先生情興，然後親嘴送乳，拊抱撫摩，隨意頑耍，總要博得先生歡喜。若笑話不村，曲兒不風流，不肯頑耍，便要剝脫衣褲，跪在先生跟前，一炷香過，再說再唱再頑。」眾人俱說遵命，獨三姨娘變色不應。五姨娘變色而言道：「大姐們今日還想穿著衣褲，斯斯文文的坐著說笑話唱曲兒麼？只怕都要獻醜的了。爺說這三日叫各姊妹先與先生熟識調情，若是假撇清，愛臉面，撮不出把戲，引不動情興，休來見我。姐姐們想一想還是該赤身露體？該鳳冠霞帔？」大姨娘忙改口道：「誰說該鳳冠霞帔，裝著憨腔？奴原說由淺入深，如今先脫去衣褲，把笑話曲子說唱起來。引動了心，大家再解抹胸，脫褲子，與先生頑便是。」說畢，便把衣褲脫下。各姨娘也俱脫去衣褲。五姨娘已連抹胸解掉，還要去脫褲。只見三姨娘正襟危坐，連衣帶也沒解動。五姨娘只得重把褲帶係好，說道：「大姐，你須看見咱們，都赤著上身，三姐動也不動，是怎麼說呢？」大姨娘道：「三妹，你休固執，爺的性子豈是好惹的，過兩日原要合先生睡覺，就脫一脫衣服，打什麼緊？」三姨娘紅著臉道：「合誰睡覺？誰脫慣衣服來？」於是各姨娘上前，帶勸帶拉，說道：「睡覺不睡覺，且再由你，今日這衣服是定要脫的，顯得姊妹們都是歪貨，獨你正氣嗎？」

七手八腳的把衣褲扯脫，裡面穿的一件裏衣，卻死命的揪住，脫不下來。素臣暗暗贊歎。眾人面面相覷，只得且乾正事。將桌子扛近床邊，三面繞床坐下，丫鬟擺上茶食，隨氏叫大桃上床伏侍素臣參藥。

大姨娘先說道：「官府審一起姦情。問著奸婦說是強姦。官府問怎樣強法？女人道：『丑婦彎著腰在地下拔菜，被他扯脫褲子，把雞巴直挺進尿眼，由著丑婦叫喚，只顧弄聳，不扯出去。這不是強姦？』官府道：『你怎麼不站起來，憑著他弄聳，光叫喚呢？』女人道：『老爺你不好明理，丑婦若一站起來，那雞巴便要脫出去哩！』」

眾人大笑。素臣本聽不得，因恐脫褲罰跪，就隨著也笑了。

大姨娘說：「奴是僮了，二妹順下去吧。」二姨娘道：「妯娌兩個在一處紡紗，大嬸指著盛棉條的筐子道：『嬸子，這會子有一筐挺硬的雞巴，塞進尿眼裡去，狠乾一下，才是爽利！』那二嬸子道：『不要挺硬的，咱要一筐棉軟的雞巴才得爽利。』大嬸道：『這又奇了，雞巴要硬的，才幹得爽利，怎要那棉軟的？』二嬸子道：『一筐棉軟的雞巴，塞進尿眼裡去，就是兩筐挺硬的雞巴哩！』」

眾人都笑了，看了三姨娘，別著頭，青著臉的樣兒，都道：「好沒趣的人，輪著你了，難道笑話都沒一個在肚裡？」三姨娘只得道：「一個道學先生，父子兩個種鶯粟花。合他說撒種時要說村話，不說村話就開不盛。他父子兩人都道：『這個容易。』那老子一面撒種，一面說道：『夫婦之道，人倫之本。』那兒子也撒種道：『家父已經上達。』」大姨娘道：「那道學先生敢是你前輩子，這就算是村笑話嗎？」五姨娘道：「離了尿卵兩件，是總不算的。這要跪了重說。」便要剝脫衣褲。素臣著急，忽發大笑道：「這笑話很有回味。」三姨娘正要發話，隨氏知素臣之意，忙扯五姨娘勸道：「大姐原說要引笑先生，先生笑了，膿著些也罷。」五姨娘方才坐下道：「四姐你須不是道學先生，休要再煞風景。」

四姨娘說道：「一個女兒出嫁，他母親怕他年小，禁不起雞巴，叫小兒子跟去睡在外房察聽。過了三朝回來，母親問他三夜聽的事。小兒子道：『第一夜聽見姐姐哭。』母親道：『我說經不起雞巴呀！』小兒子道：『第二夜聽見姐姐笑。』母親道：『這傻孩子，就快活也煞著，怎便笑起來。』小兒子道：『第三夜聽見姐夫哭。』母親不信，道：『怎姐夫哭起來？』小兒子道：『聽見說被姐姐扳破了屁股哩！』」

眾人大笑，五姨娘道：「不好，要笑出尿來了。十五妹，你先說，奴且去扳一扳屁股來。」於是眾人催著隨氏。隨氏道：「一個大和尚要坐化，報告諸山都來伺候下火。徒弟問他可有牽掛，大和尚說：『老僧四大皆空，別無牽掛。只一生沒見過女人牝戶，於陰陽之道欠缺了半邊，就是這一點子牽掛。』眾人都合掌念佛，贊歎道：『這才是大和尚哩！我們去叫一個娼妓，給大和尚瞧一瞧，也省得他回首時的牽掛。』於是僱一土娼，脫了裙褲，把牝戶送到大和尚面前道：『請看女人的牝戶。』大和尚定睛一看，恍

然大悟道：『原來女人的牝戶與那些尼姑的牝戶，竟是一般樣兒的。』素臣恐五姨娘吹毛求疵，出聲大笑。眾人也俱大笑。

五姨走來接著說道：「我沒有笑話，說一件實事，也當個笑話兒罷。」向各位道：「姐姐不是都認得那如意妹妹嗎？」大姨娘道：「是那大姘子家的丫鬢，怕不認得？」五姨娘道：「正是那如意，好不伶俐，奴最愛他。前日不是大姘子又叫他來問太太的好，到奴房裡頑。」

奴捧著他臉，要合他做耍嘴。他把頭別過說：『五姨娘前年親如意一嘴，回去就耽著娠，生了一胎。去年又親如意一嘴，回去又耽了娠，生了一胎。娘說是爺偷的，爺又說是小廝們偷的。兩下打罵氣苦不過，還敢合五姨娘做嘴哩！』大姨娘道：「真個有這話嗎？怎沒聽見如意有耽娠的事？」四姨娘把眼笑得沒縫道：「大姐，休打斷他的話。真個有這事來，五妹你便怎麼說呢？」五姨娘道：「奴說如意妹，你敢被那個漢子昏了，這們子亂說起來。把雞巴肉進你那眼裡去，才耽得娠。怎做了一個嘴，就耽著娠了？四姐姐，你說如意怎麼回話？」四姨娘道：「他說呢？」五姨娘道：「他說如意的嘴原是尿嘴，五姨娘嘴裡又是含著雞巴的，一下就齧出那娠來了。大姐們曾見奴含過誰的雞巴？只今日才來含這先生的雞巴。可惡那如意，就先這們亂說。」說畢，跨上床，在被內掏出素臣陽物，含在嘴裡，嗤嗤的只顧要笑。大姨娘大笑道：「這五妹精靈古怪，怎編出這一篇話來？累奴瞎聽了半日，只當是真。」二姨娘笑道：「先前奴也只當是真。」

隨氏笑著道：「奴是猜著假來，只猜不出後來的結局。」四姨娘道：「好五妹，你要含先生的雞巴，就編出這段瞎話，把奴肚子都笑疼了。快下來，唱個曲兒，陪你四姐的禮。你但別一別，咱教吳先生把大雞巴一下就韃你那嘴裡，原含的小雞巴，做五七段哩！」滿房大笑，只除了素臣三姨二人。丫鬢們笑住了，收去茶食，擺上酒菜來。五姨娘方吐出陽物，把抹胸抹一抹嘴，揩一揩龜頭，跨下床來，乜著眼道：「四姐，你是不含雞巴的，管情停會子在你的嘴裡掏出雞巴來。」大姨娘道：「方才說笑話，你躲過做了結末一個，如今曲兒卻要你打頭一個。」遞過酒杯說：「五妹，你潤潤喉兒著。」

五姨娘也不敢推辭，接過酒，吃完便唱道：「我的乖乖，我的乖乖，怎昨夜再守你不來。我墊起屁股，躡著夜鞋，把兩條白生生的腿兒，八字分開。只等你硬雞巴鑽得進去，弄得我嫩尻心酥癢難捱。由著你彩碎花房，磨穿牝戶，便齧死我小阿奴，奴也到泉台摸著尻片，還感激你恩情深似海。」大姨娘道：「這曲兒也被他唱絕了，還有風流過他的嗎？」四姨娘道：「吳先生你聽嗎？以後合他幹事，須要是一下就齧死他。」

大姨娘道：「如今是這們順轉，該四妹子，快乾著酒兒。」四姨娘乾了酒，唱道：「我的哥兒，我的哥兒，你瞧瞧我黑油油的發兒，白晶晶的臉兒，綠勻勻的眉兒，笑眯眯的眼兒，香噴噴的嘴兒，紅腥腥的唇兒，藕彎彎的臂兒，箭尖尖的手兒，光潤潤的胸兒，嫩酥酥的奶兒，暖溫溫的肚兒，深靛靛的臍兒，俏伶伶的足兒，瘦生生的腿兒，夾著疏疏的毛兒，堆著丟丟的肉兒，露出絲絲的縫兒，吐著瓣瓣的心兒，可不是菡萏般荷花樣。千人歡，萬人愛，緊煖香乾的牝戶兒，你便成日把雞巴給他做個伴兒，也不辜了天生這妙物兒，怎還似偷雞的貓兒，要尋那小伙兒，醃醃的鑽那窟窿兒。我合你告下狀兒，同上堂兒，將奴的尻兒，比著他的臂兒，請那官兒，伸下手兒，睜開眼兒，湊過鼻兒，摸一摸粗兒細兒，瞧一瞧黑兒白兒，嗅一嗅香兒臭兒，分別出好兒歹兒，便知肝兒肺兒，是從古到今，普天之下第一個沒良心的人兒。」唱完惹得滿房人笑不絕聲。五姨娘道：「大姐還說被奴唱絕了，這才是絕唱哩！只不要告在福建人手裡，這官司便直輸到底。」

大姨娘道：「如今輪到三妹了。」三姨娘道：「這種曲子休說肚裡沒有，便有也張不開口來。」四姨五姨都漲紅了臉，大姨娘們齊聲相勸。三姨娘眼淚汪汪的，百不肯唱。只聽得裡面一片聲喝著：「彩那浪蹄子來！」外面早跑進許多丫鬢僕婦，把三姨娘推的推，搯的搯，蜂擁而去。霎時，聽那捶打哭泣之聲，好不淒慘。只見伏侍的許多丫鬢，直滾進來報導：「不好了，三姨娘打了三百鞭子，打死了，又來捉各位姨娘了。」正是地老天荒無此事，耳聞目見有其人。

總評：

隨意妻妹遇救，如文已過脈，可以擱煞不提，乃於絕無聯絡之法之文中，忽然落在麟姐身上，因而救人者轉為人救。妙想天開，令人不可捉摸。讀者試於開除頭陀一回中尋覓痕跡，究竟有痕跡否？

十六姨根皆淫女之尤，雖為又全法度所拘，然必然天性如此，乃能寡廉鮮恥至於此極。獨不圖有焦民之貞潔廁守其間。火坑中現出青蓮，污者自污，白者自白，猶之寫春紅、鳳姨之淫，正以表璇姑之烈；寫鬆庵地窖中嬉戲，正以見石氏之貞。目送手揮，具此才思乃不妨有齷齪文字。

酒曰：「興龍」，湯曰：「追龍」，丸曰：「鎖龍」、「墜龍」，此等方法韋半仙如何得之？甚其邪教之害人也。使天下富貴人皆以此求長生之術，如此湯酒丸藥，不妨列肆而沽矣！分之春明市上賣媚藥者，獨多於他處，或即前之遺孽歟！

素臣昏迷中聽得溫養之說，已知此身必遭吸死，及聽隨氏細述向來吸精之法，不覺膽裂心驚，寒生毛骨，此時欲求萬一之幸而不可得，不期墜龍丸驗證一法偏有現成之易容丸隨身帶入，乃知頭陀包內獨取丸藥不取它物，正為此時作用。然幸而杏綃自奪去衣食飯碗以後養傷未愈，假令將纏袋失去，藥包撩棄，抑細檢袋內見丸驚駭，如素娥之試嘗一粒，則補天丸力量發作裝瘋作勢，為又全盤出根由，不特無以解數素臣，而反速之死地矣！前回諸姬議論將素臣抬到杏綃火坑上，正是收拾衣褲纏袋不致遺失之根。文章那有破綻！

又全先派大、二、三、四、五姨伏侍調笑，唱曲引誘，五人齊到床前，而三姨雅淡妝梳莊重，身分正如鶴立雞群，矯然特異。素臣心竊怪之。當五姨囉哩，萬分為難之際，諸人借口不能引笑先生，而素臣特為一笑，以解其紛，正三姨知己之感，乃又全敗後尚欲手刃素臣，以報其夫之仇，此情之過者也。天下愚忠愚孝可以風世者多矣。婦女無知，與其為諸姨之淫而底乎其極，不若為三姨之貞而過乎其中。有此貞烈之婦，而又全不知安得不速禍耶？

又全為景王叛黨，此其甘心者也。至於求補之術，升仙之想，不過惑於邪人之說，如癡人說夢耳。然充類至義之盡，意自陷於禽獸，而不知異端之害甚矣！

又全所為，其始亦止連城；靳仁之濫觴，徒以授受不同。韋半仙採戰之法，不在煉丹，而在食精，遂為千古第一淫人，且為諸淫人中第一奇淫之人，而其後獲報，亦愈速感慘。二氏之禍，僧道實助其釀，不圖流毒竟至於此。天生素臣，所以陷之入阱，使親睹淫人作為者，非褻之也，蓋堅其崇正辟邪之心，俾事在必行而已，豈偶然哉！

諸婢中有大桃，諸妾中有九姨，尤淫人中之怪物也。觀其吃尿如此滋味，直與又全舔嘴咂舌、咀嚼手巾漸瀝，同一鼻孔出氣。然則又全信素臣為神仙，正在板壁圓孔中一頓飽餐之後，不必妖狐恒化時也。